

沈德鴻譯

倍那文德戲曲集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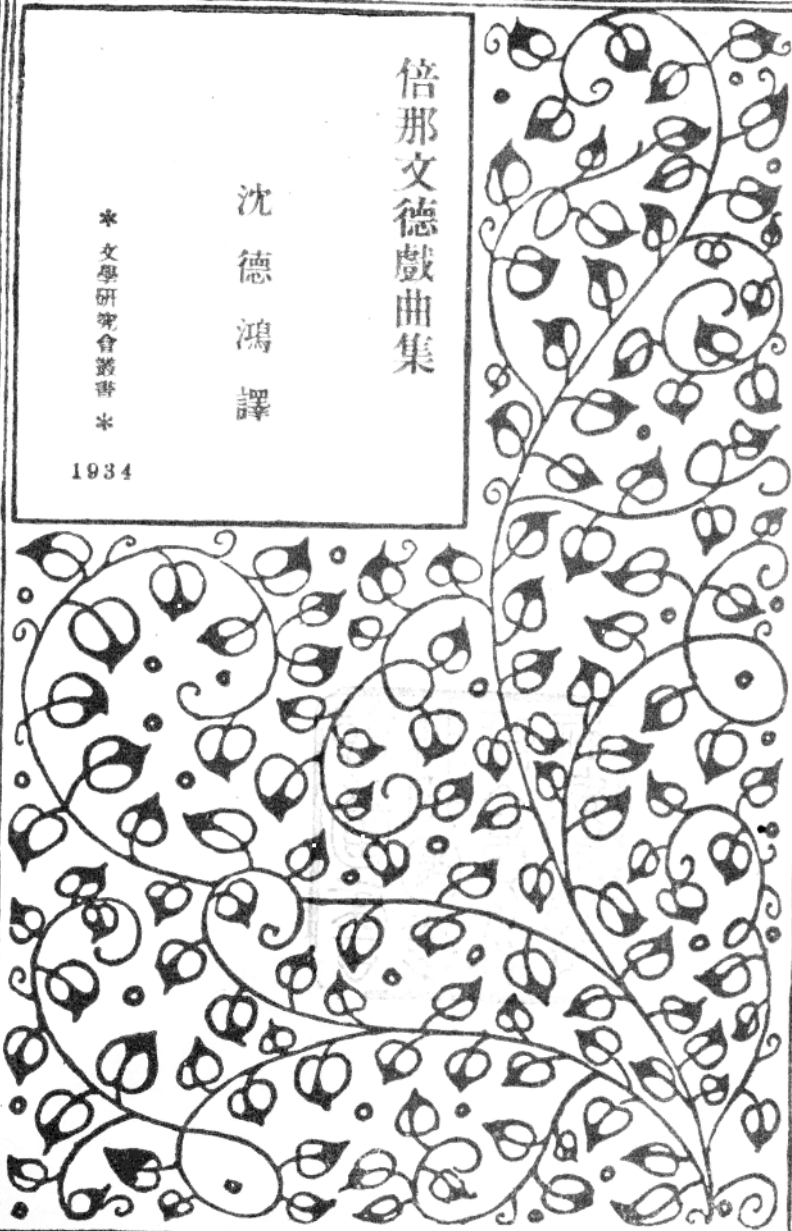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倍那文德戲曲集

沈德鴻譯

＊文學研究會叢書＊

1934



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初版

\*\*\*\*\*  
版 翻  
權 印  
所 必  
有 究  
\*\*\*\*\*

文學研究會叢書 倍那文德戲曲集一冊

Plays by J. Benavente

每冊定價大洋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本書過去售價一角

譯述者 沈 德 鴻

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

像 德 文 那 倍



像 德 文 那 倍

## 譯者序

——倍那文德的作風——

一

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裏，各民族文學次第由浪漫主義轉移到寫實主義了；「浪漫主義已死」的呼聲叫徹了東西兩歐，新舊兩大陸的文壇。科學的進步，機械勢力的推廣，已使得這世界成爲科學的與實際的，再也不能喜歡中世紀騎士們的戀愛故事以及他們的夸張的冒險譚了。浪漫文學的中幹的囂俄，一直活到十九世紀末方死，親眼看見一八三〇年頃的人物（都是浪漫主義的作家）一個一個去世，而且親眼看見他們的作風漸漸的死去，絕跡於文壇。雖然正當十九世紀末寫實文學鼎盛的時期，有一篇偉大的浪漫派劇本「勃爾格拉的薩拉拿」（註——Cyrano de Bergerac，法國新浪漫派作家 Rostand 的傑作）出現於舞台，可是並不會引起注意；寫實主義的勢力此時正從小說方面擴張到戲曲方面，各國的戲劇家此時正在竭力擺脫

司克拉勃 (Scribe) 與 薩度 (Sardou) 的束縛 (註——司克拉勃與薩度皆法國浪漫派大戲曲家，他們的「工整」的劇本久為歐洲劇壇的模範) 正在努力撲滅小仲馬 (Dumas Fils) 的餘焰 (註——小仲馬的劇本一直到一八八〇年頃尚風行於歐洲各處) 雖然佐拉 (Zola) 想把他描寫「人生實錄」的筆調用到劇本方面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，但繼他而起的和同時的別國的作家却已把寫實主義征服了舞台。在北歐各國，寫實主義早已得勝，自不待言；即如南歐那西班牙——華拉司女士所謂「法國寫實派的真精神和西班牙之民族的戲劇觀念是顯然相反的」 (Spanish Drama of To-day, by Miss E. Wallace) ——亦不免受了影響，出產了幾個寫實派的戲曲家，而倍那文德 (J. Benavente) 便是那中間最「寫實的」的一個。

當浪漫派文學興盛的時代，西班牙是一個有力的分子。西班牙文學受法蘭西文學的影響獨甚，故當法國文學由浪漫主義轉移到寫實主義的時候，西班牙也同其步驟，然而已不能為寫實派的重要分子。換句話說，寫實主義在西班牙文壇上——尤其是在戲曲方面——決不能像浪漫主義那樣的多結果而色彩濃重。浪漫主義在西班牙是死得很慢的，這中間的原故，一面自

然因爲「法國寫實派的真精神和西班牙之民族的戲劇觀念是顯然相反，」一面也因爲現代西班牙的實在人生還是浪漫的人生——至少，和英美德法等國比較起來，他是浪漫的。譬如拿西班牙和英國相比，現代英國的人生和莎士比亞時代的人生，相差很多，幾乎完全不同，然而現代西班牙的人生却和洛伯·特·范茄（Lope de Vega）與卡爾特隆（Calderón）時代的人生相差極少；鬪牛戲還是流行著，跳舞女還是穿著古裝，西班牙女子還是保留着半東方方式的藏閉深閨主義，寺院與教會教育還是在生活中佔重要地位，總而言之，日常生活的各處還都帶着中古的餘味，所以西班牙現代人生扮演到舞臺上時，在別國人看來，一定覺得極像是中古的，因而也就帶有濃厚的浪漫氣了。所以西班牙的現代劇作家雖然採取了寫實派的手法，竭力要把日常人生忠實地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裏，而和其他各國的寫實戲劇比較起來，究竟還是比較的多些浪漫氣味；即使是他們中間最「寫實的」的一個如倍那文德，也不是例外。

## 二

近代西班牙文壇上第一個著名於世界的戲曲家是伊乞茄萊（Jesé Echegary）他雖然



能把中世紀精神納於近代問題劇的模子裏，實在他是屬於中世紀的。他的唐羌的兒子模彷彿易卜生的羣鬼，可是僅得其皮毛。西班牙批評家蒲拿（Bueno）在他的現代西班牙戲曲裏說：「他不是一個正視人生的人，也不是一個哲學家，也不是像易卜生那樣的一個社會改造者。他是一個幻想的詩人，是卡爾特隆（Calderón 西班牙浪漫派文人）的繼承者。誰要想在他的著作裏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一定是失望的。所以伊乞茄萊不能算是西班牙的寫實派作家；但近代問題劇的模型却是他第一次介紹到西班牙。」

和伊乞茄萊同屬於一派而也被人稱作假寫實主義者，是迪森泰（Jaquin Dicenta）。他也是浪漫的，可是他描寫的對象和伊乞茄萊的不同。伊乞茄萊描寫中流社會與富人，迪森泰却轉而描寫貧民。他第一個使無產階級人物出現於西班牙舞臺。他的傑作約翰喬山（Juan José）描寫工人與廠主間的爭鬭，但並非含有經濟的或階級爭鬭的意義，却是爲了戀愛的緣故。他的著作的背景、安置和對話，都是現實人生的忠實的描寫，不過其中的人物全然是理想的。

比較的更近於寫實派的，是卡爾度司（Galdós）；他本是個著名的小說家，自一九〇一年一

月三十日他的劇本伊萊克忒拉 (*Electra*) 第一次上演後，他又成爲著名的戲曲家。這篇伊萊克忒拉裏所包含的宗教問題，曾引起守舊派極大的反抗。

這三位劇作家——現在都已去世了——替倍那文德做了先驅者。伊乞茄萊的舞台技術，迪森泰的無產階級描寫，以及卡爾度司的科學精神，三者合而爲一，方成就了倍那文德的著作。

### 三

倍那文德的作風，他的同國人菲支麥立司·克萊 (*J. Fitzmaurice-Kelly*) 在西班牙文學史裏說得很好：「沒有第二人能把這脹飽了自大、惰性、無知識、耽於安樂的社會（就是那顯然腐敗的浮華的社會）描寫得更逼真了。」倍那文德是個改革家，又是教訓者，然而他的著作裏並沒有嚴重的顯然的教訓主義的態度。只在那篇家庭劇秋季的玫瑰 (*Rosas de Otoño*) 裏，他討論一個問題，而且含有教訓。他遵守佐拉所說的舞臺惟以表現人生而不雜主觀的教訓；但佐拉及其後繼者實在並未能這樣辦到，反是倍那文德照這樣辦到了。他不像白利安 (*Brieux*) 與歐韋 (*Hervieu*) 那樣專主教訓，他祇是把他從社會中所找得的人物放到舞臺上。

倍那文德是一八六六年生於馬德立 (Madrid) 城。他的父親是醫學家，頗有名，所以邦萊底洛人鑄銅像以紀念他。倍那文德先學法律，但畢業後便專心研究文學，因為要編戲曲，倍那文德做過戲子，現在他亦常常上臺演自己的得意傑作。他的第一篇著作名為在別人的家裏 (El nido ajeno)，於一八九四年上演。這是一篇三角關係的戀愛劇，祇少了家庭劇常有的悲慘的結局。一八九六年，你所認識的人 (Gente Conocida) 上演；這是一篇譏諷西班牙上流社會的佳作，當時看見這劇本的人，除了被譏諷的，都熱心的歡迎。獸的再來 (La Comida de las fieras) 也是一篇社會的譏諷劇，於一八九八年上演。一般的評論家都以為這篇是倍那文德的傑作。一九〇一年所作的平凡 (Lo Cursi) 頗諷刺過分的近代主義；一九〇五年所作的偽善者 (Los Malhechores del bien) 更尖刻地諷刺神經過敏的人。他的劇本的背景大半在馬德立。這裏面有各階級與各種類的人。他所描寫的咖啡館逼真。只要讀過他的時式 (Modas, 1901) 不准吸煙 (No fumadores, 1904) 等劇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布局是如何平易而且切合於實在生活。他又做幻想的劇本，把相傳的逸事做題材，然而仍舊是寫實的。這一類的作

品，以芒娜立莎的微笑（*La Son risa de la Gioconda*）及烏齊洛的故事（*La historia de*

*Otelo*）爲最佳。

倍那文德又做滑稽劇；他的創造的利益（*Los intereses creados*, 1907）是一篇出色的近代滑稽劇。他所創鑄的紙片與碎布的傀儡是極像人類，而且他們的假面具是透明的，使我們一看就認出我們自己來。有一個西班牙的批評家曾說創造的利益是「西班牙現代文學中最可寶貴的珍品」，現在大家都認此篇是倍那文德的代表作品。

火龍（*El Dragón de fuego*, 1903）與女巫的安息日（*La noche del Sábado*, 1903）是兩篇象徵劇，但亦非全然與現實世界無關係的。倍那文德藝術的立腳點完全是在寫實主義，無論他把作品的面目變成什麼，他的精神總常常是寫實的。這是他的作風的特點，也就是他和前輩的三位大作家相異之點。

#### 四

倍那文德的著作早已流行在英美及拉丁族各國，在世界文學界裏早已有相當的地位。但

是北歐各國對於他還不很熟悉。所以當諾貝爾文學獎金委員會發表把一九二二年的獎金贈給他時，瑞典的各報都以爲這是出人意外的事。他們說：英人曾希望哈特 (Thomas Hardy) 得這一次的獎金。德人曾希望霍爾茲 (Arno Holz) 得，而尤以哈特的呼聲爲更高，不料却選着了倍那文德。委員會的一員，瑞典女作家拉綺爾洛孚 (Selma Lagerlöf) 對訪問的人說得好：委員會如果等到倍那文德的著作流行更廣些，然後選他，自然更能得外界的諒解。倍那文德著作的真價值，世間早有公評，當然不靠諾貝爾獎金的增飾，不過他的著作流行的範圍，經這一宣傳，一定要更廣大了。

(此篇多根據 C. A. Turrell's Contemporary Spanish Dramatists 的序言，合當聲明。)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太子的旅行..... | 一   |
| 熱情之花.....  | 六一  |
| 偽善者.....   | 一六五 |

## 劇中人物

皇帝

皇后

青太子

托奈（青太子的倖臣）

太傅

丘丘隆墓王

丘王的長女

丘王的次女

丘王最小的三女

老婦人

吃人精

美女（吃人精的妻）

兩個伐木者

丘王三個女兒的貼身婢三人

長隨和當差各若干人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場

一所王宮。皇帝和皇后正在談話。

帝 再不要哭了。我們國家的幸福全靠犧牲去換來。凡可以從書本子上從師傅那裏學得的知識，太子都已有了。現在他必須出來閱歷世事。

后 你想來世事是值得費了精神去閱歷的麼？我是不信用這個世界的。我們忍將我們的如此可愛而天真的孩子去嘗試世途的險巇與誘惑麼？

帝 只要生命還是留著，我們該得信用這個世界。照我們的年事而論，我們總可以看見太子長成罷。父母的慈愛就是一道牆壁，保護著兒子，去抵抗人生的罪惡與憂怖。他（父母的慈愛）能替兒子們設想出一個虛幻的世界，不是那實在的世界。但當我們一旦死了，當我們的太子獨自一人治理這各色各類兆兆數的子民，當他（太子）再沒有全然忘了自己而盡心愛他的朋



友，再沒有人一片忠誠的爲他畫策，再沒有人誠實無欺地勸告他的時候……

后 據你說，還要那些太傅太保來幹什麼？

帝 他們是陪他解悶兒的，是引他少看些神話故事，少想想妖法魔道，而多讀點實在有用的書，難道你以爲那是些小事麼？

后 你就滿意那麼麼？先教他（太子）讀神話故事，然後唸科學書，不是更好些麼？

帝 未必呢！順而且正的辦法是先把我們自己站在堅實的土地上，然後撒上了鬆泥，於是方能開放出玫瑰花；——不能把硬石頭撒到花上去。我們要把我們的生活作成像義特式教堂似的一個，下面是三合土築的堅固基礎，上面是雕花的柱頭和神奇五采的玻璃。這樣，就使得石做的基礎也像變輕了，看去簡直是浮於空中，不是築在地上的。

后 自然，那是極好的。然而我還是不明白，我的兒子的出外旅行和這些有什麼干係。

帝 在真實與幻想之間，我們必須替他建築一條橋。人生就是這條橋，從這一頭伸到那一頭，而且這樣的連合這兩頭，使能從他們中間產生出真實與真理。